

上市前夕 OpenAI高层剧烈震荡

在准备IPO之际，OpenAI正在进入一个关键节点。2026年以来，至少13名高管和业务负责人离开OpenAI。一边是业务继续快速增长，年化营收已经超过400亿美元，企业业务收入首次超过消费者业务；另一边，公司核心管理层却在持续调整。对于一家正在冲刺上市、同时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公司来说，核心高管密集离开，自然引发了外界对管理层稳定性的关注。

高管密集离开

当地时间13日，OpenAI宣布，公司首席营收官丹尼斯·德雷瑟（Denise Dresser）即将离职。

此时距离她加入OpenAI尚不足一年。公告显示，德雷瑟的离职是“为寻求其他发展机遇”。OpenAI已聘请达利·拉伊奇（Dali Rajic）接替她的职位，拉伊奇此前担任网络安全公司Wiz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德雷瑟的离职，是一周之内OpenAI发生的第二起高层人事变动。上周二，OpenAI资深高管布拉德·莱特卡普（Brad Lightcap）刚刚宣布离职，并在X平台发文称，自己将要“开启新事业”。

莱特卡普2018年加入OpenAI，先后担任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运营官，是公司任职时间最长的核心管理者之一。2026年4月，他从



首席运营官岗位转向特别项目（special projects），几个月后宣布离开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人离开之前，应用业务CEO菲吉·西莫（Fidji Simo）也已经退出日常管理。西莫2025年5月加入OpenAI，此前担任Instacart CEO。今年4月，她因为长期健康问题开始休假，7月宣布转为兼职顾问。她的离开与莱特卡普、德雷瑟的情况不同，主要是出于健康原因。

三位核心高管相继退出的同时，OpenAI的其他业务负责人也在发生变化。据媒体统计，OpenAI今年至少有13名重要高管和业务负责人变动。

比如，首席产品官凯文·韦尔（Kevin Weil）4月离开，Sora负责人比尔·皮布尔斯（Bill Peebles）同样在4月离职。他负责过Sora视频生成模型，OpenAI随后在今年4月关闭了Sora及其应用。负责商业应用技术工作的斯里尼瓦斯·纳拉亚南（Srinivas Nara-

yanan）也在4月离开。他此前负责B2B工程团队，并参与ChatGPT和企业产品开发。

Anthropic追赶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变化发生在OpenAI准备IPO的时候。据知情人士透露，OpenAI的IPO原定今年成行，但目前看来大概率已推迟至明年，主因是该公司去年净亏损高达385亿美元。这也让“管理层稳定性”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

SignAudit.AI创始人凯文·麦考密克（Kevin McCormick）认为，IPO前出现大量高管离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两名曾在OpenAI工作过的员工则将公司的管理环境形容为“快速招聘、快速淘汰”，其中一人称工作环境像“高压锅”。

而对OpenAI来说，问题已经不只是哪些高管离开，而是新的管理结构能不能接住一

家年化营收超过400亿美元、正在准备IPO的公司。

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OpenAI今年已被宿敌Anthropic赶超。据知情人士称，OpenAI的营收虽已从去年底的240亿美元增至本月约400亿美元，但其对手Anthropic则从2025年底的90亿美元飙升至今年5月的470亿美元，增幅逾4倍，而且此后势头不减。

据悉，近几个月来，OpenAI的一些大投资者已私下对这家初创公司相对于其增长的现金消耗速度过快表示担忧，而其他投资者则通过向Anthropic投入资金来对冲他们对OpenAI的押注。

近期，OpenAI在持续发力应对竞争。7月22日，OpenAI对外发布一款名为OpenAI Presence的新服务，旨在帮助企业更高效地部署和运行AI智能体。这说明OpenAI开始用高门槛的定制化服务深度绑定大型企业客户，重点提升其企业业务。

7月底，OpenAI又对GPT-5.6系列API实施大幅调价，Luna降价80%，Terra下调20%，旗舰Sol保持原价，新增高速付费模式。

OpenAI在此次降价后表示，通过全技术栈效率升级，其能够在各类企业级应用场景下大幅提升客户AI投入的性价比。这被市场解读为“以价换量”，OpenAI持续发力争夺企业用户。

收入结构变化

在更宏观的层面，OpenAI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期。模型层的技术优势在被追赶，API的定价权在被侵蚀，企业市场在被蚕食，IPO的时间窗口在收窄。

与此同时，OpenAI收入结构正在发生变化。OpenAI首席财务官莎拉·弗里尔（Sarah

Friar）近期向投资者介绍公司情况时表示，今年年初，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的收入占比大约为60%和40%。但随着企业业务增长速度超过预期，两条线已经交叉，目前企业业务贡献的收入已经超过消费者业务。

这一变化比OpenAI此前的预期更早。今年4月，时任首席营收官的德雷瑟接受CNBC采访时曾表示，企业业务当时占公司收入约40%，预计到2026年底与消费者业务达到大致相当的水平。现在，这一目标已经提前实现。

企业客户规模也在快速扩大。OpenAI表示，企业客户数量已经达到200万，是一年前的两倍。7月，该公司年化营收环比增长超过20%，企业客户业务增长更快，达到32%。

从产品来看，企业客户对AI编程和智能体工具的需求正在增加。Codex等产品带来的企业使用量持续增长，ChatGPT订阅业务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广告业务开始形成收入，弗里尔透露，其年化收入已经接近10亿美元规模。

但企业客户增长之后，OpenAI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多卖多少Token”。弗里尔在投资者会议上提到，“tokenmaxxing”时代正在结束。过去，企业可能更关注AI工具的使用量，甚至允许员工大量调用模型。现在，企业开始计算每单位智能的成本，更关注AI究竟能完成多少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带来的实际产出。

人工智能专家、天使投资人郭涛表示，复杂商业任务，例如长期科研项目、大型软件工程、复杂企业战略分析、系统性风险推演，所需要的能力基底和数学证明高度同源。AI工具下一代竞争的胜负手，在于自主执行复杂工作流的能力，也就是行业反复讨论的Agent时代的核心。

北京商报记者 赵天舒

聚焦 Focus

SpaceX上市造富美国多所高校

近日，哈佛大学旗下投资管理机构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13F季度持仓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其美股投资组合持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1293.51万股股份，对应市值约22.1亿美元。这占据哈佛管理公司已披露美股投资组合总规模的一半以上，是权重最高的投资标的。

监管文件显示，哈佛管理公司当季美股公开持仓总规模约为42.6亿美元，较上一季度大幅增长约135%，主要增量即来自SpaceX股份的公开化。除SpaceX外，哈佛公开股票组合中的第二大持仓为台积电，市值约3.5亿美元，仅为SpaceX持仓规模的六分之一；其余重仓还包括Cerebras Systems约2.39亿美元、亚马逊约2.34亿美元、Alphabet约1.65亿美元、英伟达约1.58亿美元以及微软、Meta、博通等科技巨头。值得注意的是，组合中还包含约1.5亿美元的黄金ETF与约1亿美元的比特币ETF。

哈佛管理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哈佛大学全资子公司，负责管理哈佛大学的捐赠资产。目前，哈佛捐赠基金每年向大学拨付约25亿美元，占学校运营收入的40%左右，是哈佛大学维持其全球学术竞争力的核心财务支柱。现任首席执行官纳夫·纳维卡尔于2016年底加入哈佛管理公司，此前曾执掌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基金。

在资产配置策略上，哈佛管理公司以高度多元化和偏重另类资产著称，这也是美国顶尖高校捐赠基金的典型特征。根据最新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6月，哈佛管理公司资产规模

约为570亿美元；2025财年哈佛捐赠基金取得11.9%的投资回报率，远超校方长期目标设定的8%。从资产配置看，哈佛管理公司2025年配置比例为，私募股权41%、对冲基金31%、上市股票14%，其余分散于房地产与其他固定收益工具。这意味着，13F文件披露的43亿美元美股组合，仅是哈佛管理公司570亿美元总盘子中的约7.5%，SpaceX的22亿美元持仓在美股组合中占去约一半，但在其整体资产中占比约3.8%。

SpaceX于今年6月12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代码SPCX，以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发行5.56亿股A类普通股，基础募资规模达750亿美元，叠加绿鞋超额配售后总募资约862.5亿美元，一举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的IPO纪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对应发行估值约1.77万亿美元。上市首日，SpaceX股价开盘即大幅走高，收盘市值突破2.1万亿美元，上市当天便超越博通与特斯拉，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第六位。

然而，狂热的市场情绪并未持续太久，自6月17日起SpaceX股价进入回调通道，6月22日单日暴跌超16%，单日市值蒸发约4000亿美元。进入7月后跌势进一步加剧，7月28日收报113.5美元，较历史高点累计回撤约49.7%，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一整个特斯拉的市值规模。8月6日，SpaceX迎来上市后首轮限售股解禁，约9.12亿股早期投资者持股解除锁定，市场此前普遍担忧大规模抛压将冲击股价，但实际解禁后股价反而逆势上涨，5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约35%，重新站上135美元的发行价，市场情绪有所修复，截至当

地时间8月14日最新的一个交易日，SpaceX股价报140美元/股，总市值1.85万亿美元。

SpaceX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绝不仅限于哈佛一家。加州大学旗下投资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其持有的SpaceX头寸价值约10亿美元；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系统中，SpaceX在捐赠基金中占比约10%，这主要归功于该基金早期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Founders Fund共同进行的投资，后者是SpaceX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捐赠基金中，SpaceX占比至少在14%—16%左右，该基金2025年6月30日规模134亿美元，其2018年决定向SpaceX注资，同时也通过多家跟投SpaceX的基金管理机构获得间接投资敞口。

另外，斯坦福大学也持有相当可观的SpaceX头寸，且通过红杉资本、Andreessen Horowitz、Thrive Capital等管理机构获得对SpaceX的间接敞口。

这些高校普遍通过风险投资基金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SpaceX仍是私营企业阶段便完成布局，入局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十余年前。在一级市场时期，SpaceX估值从最初数亿美元逐步攀升至IPO前的万亿美元级别，早期投资者已经历多轮估值增值。

对于高校捐赠基金这类超长期资金而言，风险投资是其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流动性差、失败率高，但成功项目的巨额回报能够显著提升组合的长期收益率，这也是“耶鲁模式”等高校捐赠基金投资的核心逻辑之一。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 图片新闻 ·

德国莱茵河水位创历史新低



14日，德国杜塞尔多夫，持续热浪和降水不足导致莱茵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视觉中国/图

当地时间8月14日，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此前最低纪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

考布河段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布伦茨与美因茨之间，是衡量莱茵河航运状况的重要参考点。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南北航运甚至可能被“截断”。目前考布以南航运已严重受限，预报周末水位将进一步跌至5至6厘米。

莱茵河是欧洲重要内河货运通道，若出现断航，将冲击德国及欧洲的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影响相关工业生产。持续低水位还会抬升水温、降低水体溶氧，威胁鱼类生存，加剧水质恶化风险。

低水位的影响还波及邻国法国。14日上午，法国大东部大区约14%加油站供应不足，阿尔萨斯、孚日地区受影响比例达25%至50%，燃料船舶难以抵达斯特拉斯堡港。

由于水位过低，考布当地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0日晚间暂停运营。货轮大幅减少了载货量，导致煤炭、石油、矿石和其他矿物等物资无法运送到莱茵河沿岸的工业和化工企业。

莱茵河在德国被亲切地称为“父亲河”。荷兰国际集团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表示：“考布河段实际上已变成了德国的‘霍尔木兹海峡’。”

德国许多工业集团都位于莱茵河沿岸，包括化工巨头巴斯夫、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制药集团拜耳和塑料集团科思创。德国化学工业协会警告称，工业生产将面临更高的运费，并可能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

经济学家警告称，航运中断可能让欧洲最大经济体付出沉重代价。牛津经济研究院警告称，“持续干旱”可能会导致截至9月的德国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

在德国，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往往成本偏高且面临多项限制因素，很难取代河流航运：公路方面，德国长期面临卡车司机短缺问题，中东战事又进一步推高燃油价格；铁路方面，德国铁路网负荷早就饱和，铁路货运部门表示正与客户协商，“在现有铁路基础设施运力范围内寻求务实解决方案”。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